

一朵花的情谊

■刘 希

那日去屋后的小花园,准备剪两枝玫瑰插花瓶里。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女人,一边向我跑来一边打招呼:“早上好,你这是要剪玫瑰花枝呀?”看她眉飞色舞,我就知道,她是想要我的花枝。

我本来没打算剪的,可还是心生一动,决定剪几枝给她,只好说:“是呀,这花该修剪一下了。”听说我要剪枝,她高兴极了,指着这个说:“我要两枝。”指着那个说:“那个颜色,也好看。”一枝黄色的玫瑰花,长势不妙,虽然有根花枝还在花骨朵儿,但我还是下了狠心,剪断了给她。

看她喜滋滋地拿在手上,如获至宝,我就知道,她也是跟我一样爱花如命的人。

既然爱花,那就一起分享吧。

我带她参观了我的后花园,但凡能扦插的,都剪了一些花苗给她。薄荷、紫竹吊兰、碰碰香、牡丹吊兰、太阳花

……这些花儿,苗儿都不大,说真的,我自己也不多。给她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舍,但一想到栽在她的小花园里,小苗儿会落地生根,装点的庭院肯定会美不胜收。而我的这些花儿,虽然剪掉了一些,但它们还会发芽。再看她脸上的笑容,是真心热爱这些花儿,于是觉得挺值的。

“我是住在隔壁的,以后你叫我李姐就行。”她自报家门,看得出来,是想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半月后,我又在菜园里碰到她。她笑得灿烂极了:“你给我的那些花儿,都成活了呢。那些太阳花,都是重瓣的,颜色又多,可漂亮了。要不,你加我微信,我发给你看看。”她主动拿出手机,翻出她的微信让我加她,我顺势加了她。

因为花结了缘,我也渐渐知道,她在一家超市上班,每天两班倒,还要带

娃,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因为家里种着很多花,她心情不好时就赏赏花,日子也觉得挺美好。我住的是私房,楼下两层都出租了,每天在楼上写作,极少下楼,所以与她难得见上一面。

前天晚上十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是她发来的视频链接。她心急火燎地大叫道:“快,快,快,你家一楼厨房着火了!”我奔到厨房,这才发现一楼着火了,火势很大,不停地有火苗往外蹿。她也奔过来帮着我们灭火,一场火灾才得以幸免。原来是一楼的房客煮了东西看电视,结果看着看着就睡熟了,引发了火灾。

我心怀感激,又送她两盆微型月季。她开心极了,夸她养的那些花儿,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而我也明白了,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有个同样兴趣的人。爱花的女人,无论是做什么职业,都会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编织出的幸福

■ 赵自力

我的堂哥是个篾匠,精于编织各式竹器。

堂哥小时候患病,打针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经卫生院抢救,保住了性命,却从此失聪了。

堂哥虽然没读过书,却很有悟性,看什么学什么,一学就会。我念初中时,堂哥已跟着村里的老篾匠学手艺了。他心灵手巧,小小年纪就能编制各种竹器。老篾匠说堂哥学得非常快,是块当篾匠的好料子。我一直觉得,堂哥如果不是耳朵不好,准是棵读书的好苗子呢。

不到两年,堂哥就出师了,正儿八经地干起了篾匠的营生。他编的竹器既结实耐用,还特别好看,添了不少的新元素。如传统的竹筐竹篮,他额外加上葛根藤,既可以提,也可以背在肩上,很受乡亲们的青睐。他的手很巧,能把竹片分得格外细,编出各种各样的筛子。记得当时家里舂糯米粉,就是用堂哥编的竹筛去筛的。我回老家时,常陪堂哥坐坐,我连比带划地讲外面的各种趣事,堂哥一边看着我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他还给我编了许多有创意的东西,如喜鹊和孔雀,羽毛都是他用鸡毛粘上去的,真是栩栩如生。他做的风筝,骨架结实轻盈,糊上纸就能飞。他曾经给我编了一个蜈蚣风筝,非常长,飞在天空中格外抢眼,让我骄傲了好久。

我参加工作后,回家的日子就少了许多,偶尔也去看看堂哥,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着编竹器。竹筒在他的蔑刀下被分成薄薄的竹片,大大小小的竹器都摆在农家小院里。常有人大老远来买各种各样的竹农具,大到簸箕,小到竹刷子,堂哥这里应有尽有。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堂哥竟自学了许多字,可以看书读报了。我们交流时,要么你写一句我写一句,要么用手比划,不时开心地大笑。

有段时间,村里人兴起了用塑料袋,但堂哥依旧坚持做篾匠。买竹农具的少了,他就编垃圾桶,做竹席,甚至有创意地编了竹窗帘。知道我喜欢钓鱼,堂哥特意为我编了顶竹斗笠,里面有两层,既遮阳避雨,又能通风凉快。很多钓友都羡慕我那顶斗笠,纷纷惊叹堂哥手艺的精巧。

堂哥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竹子,说自己这辈子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几年,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开始定制竹器,堂哥的生意渐渐火了起来。

做篾匠的堂哥,编织的不只是竹器,更是幸福。



石碾子的歌唱

■ 张遵勇

“蛮石碾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我家东边隔壁的薛婶把手裹到腰下的围裙里擦几擦,愤愤地数落她家老二。薛老二的数学书丢了怎么也找不到,他靠在我家檐墙边耸拉着脑袋,用脚板前一下后一下地搓着地上的土灰,就是一声不吭。

“横瞅竖看长的就像个石碾子。”村西头老王家的三子更多时候能得到大人们这样的称赞。这小子的一身肉不知是吃什么飙出来的,在那个饮食比较匮乏的年代,单薄瘦弱的我们总酸酸地笑话他一定偷吃过“肥猪菜”之类的什么东西。

“六月石碾子上稻床,慢慢的转。”这一句方言歇后语才真正说到主题和本质。乡村是众多农具物件之一:石碾子。这句话描叙的是石碾子在曾经的乡村晒场繁忙旋转脱粒的情景,喻义为要做好某件事急不得,放宽心态慢慢跟进、闲闲而为。

每年农历五月,稻穗低垂,金黄逼眼,石碾子仿佛从长长的冬眠时光中被

唤醒,套上木制的碾枷子,自夯实、压平晒场的表层泥土开始,昭示一个属于它旋转的舞台大幕已经拉开,一个属于它歌唱的季节已经来临——戴上木枷的石碾子只要在滚动着,那“吱吱呀呀”的歌唱就在铺开的稻床上绵绵起伏,顿挫悠扬。无论是最初的牛拉着转,还是后来的四轮拖拉机拖着转,那声音在宽阔的晒场上丰盛灿烂,在劲吹的南风里流淌,在炊烟下的村落里穿梭,幻为成熟的欢欣、收获的满足。

晒场上的石碾子有两种形状:一种是凿出深深沟槽的粗犁型,供旋转脱粒用;还有一种是较苗条、几乎没有槽痕的青色圆碾子,专门负责打磨晒场表面的平整光滑。夜幕降临,月色银辉,在晒场上疯过一阵的孩子们围着石碾子聚了堆。薛家老二和王家三子又较上了劲:他们要比试出谁才是我们中间的大

力士。

薛家老二可以将槽石碾连翻好几个跟头,但就是不能像王家三子那样将青石碾抱起、贴着小肚子悠悠晃晃走几步。

王家三子笑薛家二子:嘴没长毛呢,力气受潮呢;蛋板子没干呢,胳膊肘打弯呢。

第二天,太阳亮晃晃的好,就着晴好打稻的老王忽然找不到石碾子了。翻遍大大小小的草垛,摊开高高低低的稻堆,就是不见踪影。老王跺脚,骂娘,乱窜。

后来远远听见爬在一棵胖柳树上的薛家二子的叫唤:洗澡,洗澡。

终于,石碾子被众人从晒场边的池塘里捞出。原来昨晚薛家二子干了败仗,散场后愤愤然拿石碾子出气,偷着推滚到塘里去。自此,村庄多了一个顺口溜笑话:石碾子下塘,急死大老王。

石碾子唱着唱着我们都长大了大都

离开田园,疏了村庄。回望乡路它就像一根藤,村庄就像那藤上的瓜,我们更像那瓜里的籽,四方散落,各自发芽开花。偶尔回到田垄旁的晒场上,早已听不见石碾子“吱吱呀呀”的歌唱。在收割机沉沉的履带碾压下,农事和农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晒场显得越来越冷清,草垛也渐渐藏影匿形,石碾子该在何处找一个依偎栖身的地方?

我一直思谋着将那些逐渐退出农耕画卷的各类器具做些收集,让它们成为一些符号、一段记忆保留下来。但我在村庄逐渐萎缩的晒场上却再也找不到印象中那两个完好无损的石碾子。一打听,说是有个开农家乐的人来收购拖走了,谁卖的,谁买的,往何处,理不清。

居然有人赶在了我的前头,有一丝失落,有一丝惆怅,更有一些欣慰。收藏也罢,摆设也好,不管怎样,它们必定会受到善待的。忽然记起一首很动听的老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